

西藏农耕文化历史研究

普布卓玛

(西藏农牧学院, 西藏 林芝 860000)

摘要: 春播夏长, 秋收冬藏, “农耕文化”根植于西藏文化之中, 与畜牧文化共同构成了西藏地区灿烂的人类文明。河边湖畔谷地的农耕区是藏族先祖的诞生地, 也是西藏文明的发源地。西藏农耕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 农耕民俗的活动也是千姿百态。鉴于此, 本文探讨西藏农耕文化的起源, 追溯其历史发展阶段与历程, 进一步提出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 希望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更多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 西藏; 农耕文化; 历史; 影响

引言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农业文化大家庭中的一员, 以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也形成独特的农耕文明。随着现代化农业建设与发展, “高产”成为评价农业体系是否具备潜力、优势的重要标准, 显然与西藏地区的农业情况形成矛盾, 面临消失困境。但笔者始终认为, 西藏地区的农耕文明是传统农业文化记忆的留存, 对于相应文化的历史研究、文化遗产保护等工作仍需进一步推进。

一、西藏农耕文化的起源

(一) 早期考古有所发现

曲贡文化遗址的发掘为西藏农耕文化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印证了西藏地区农耕文化由来已久。早在1984年, 在拉萨市北郊娘热山沟曲贡村发现的遗址(年代下限为公元前1500年上下, 上限估计可上推到距今4000年前), 就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以及双肩石铲等。经证实, 这些工具是粉碎谷物的必备器具, 表明当时农业经济已经产生。曲贡人拥有大量砍伐类石器用于开垦土地, 切割类石器用于收割谷物, 孢粉分析显示当时气候较现今湿润, 利于农作物生长, 推测当时种植的农作物可能为青稞之类。

(二) 自然环境与农耕起源

西藏地势高亢, 气候复杂多变, 但部分河谷地带却具备发展农耕的条件。雅鲁藏布江及其众多支流形成的河谷, 地势相对平坦, 土壤较为肥沃, 水源充足, 且受高原特殊气候影响, 昼夜温差大, 有利于农作物养分的积累。也就是说, 河谷地区是西藏农耕文化起源的摇篮, 早期人类在此定居, 逐渐发展出以农耕为主、畜牧为辅的经济生活传统。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现今的西藏更以畜牧业为人们所熟知, 殊不知农耕文明也曾在这里扎根、生长, 共同构成西藏文明、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值得我们深入探索与实践。

二、西藏农耕文化的历史进程

(一) 远古石器时期到小邦至部落联盟时期

远古石器时期, 西藏原始农业生产工具主要为简单的石器, 生产方法较为粗放。随着时间推移, 到小邦至部落联盟时期, 原始农牧社会文明不断发展。与农业生产相适应的堡寨式建筑开始出现, 金属逐渐应用于农牧业, 生产技术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雅鲁悉补野部落的农牧业发展尤为显著, 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取得了进步, 也改进了部分生产工具。

(二) 吐蕃统一时期

吐蕃统一时期是西藏农耕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 为农耕文明的延续做出积极贡献。这一阶段重视种植业发展, 大力开发种植业并进行水利建设, 改进耕作技术以扩大作物品种, 生产工具也日益多样化。人们逐渐开始重视农业自然灾害及鼠害的防治, 恰

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例如, 修建灌溉渠道, 保证农田的水源供应, 提高农作物产量。畜牧业方面, 管理方式得到改进, 出现了牲畜清点登记方式, 养马技术也有所发展。

(三) 分散割据及元代时期

分散割据及元代时期, 土地经营形式发生变化, 农田水利建设技术不断发展, 粪草积肥技术得以推广。畜牧业中, 农牧业出现分区, 养殖技术进一步优化。不同地区根据自身的自然条件, 发展适宜的畜牧品种, 提高养殖效益。

(四) 明朝时期

明朝时期, 封建庄园制下的农牧业生产技术有了新的发展。谿卡封建庄园制形成并广泛发展, 寺院经济迅速发展并占据主导地位。农牧业生产技术基础上, 开始提倡植树造林, 扩大垦殖区, 进一步推动了农耕文化的发展。

三、西藏农耕文化的特点分析

(一) 与高原环境相适应

西藏地处高原, 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 气候寒冷、昼夜温差大、紫外线强, 土壤肥力相对较低。如此恶劣的环境之下, 西藏的农耕文化展现出了强大的适应性, 当地作物的顽强生长特性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农民选择耐寒、耐旱、耐贫瘠的农作物品种——青稞。其是一种适应高原气候的优良作物, 能够在低温环境下生长, 对土壤肥力要求也不高。此外, 关于农田的布局和灌溉系统, 也充分考虑了高原地形。农田多分布在河谷地带, 因为河谷地势相对较低, 气温较高, 水源也较为充足。农民们利用高山冰雪融水, 修建了简易但有效的灌溉渠道, 确保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有足够的水分。

(二) 农、牧产业相结合

西藏的农耕文化并非孤立存在, 而是与畜牧业紧密结合的。在农区, 农民们不仅种植农作物, 还饲养牦牛、绵羊等家畜。农作物收获后的秸秆可以作为家畜的饲料, 而家畜的粪便又能为农田提供优质的有机肥料, 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农牧业结合为农民提供了多元化的收入来源, 农产品可以满足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 多余的部分还能拿到市场上出售; 家畜的皮毛、肉类等同样具有经济价值, 增加了家庭的经济收入。而且, 在农忙时节, 家畜可以帮助农民进行耕地等劳作, 提高劳动效率, 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三) 具有浓厚宗教色彩

宗教在西藏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农耕文化也深受其影响。在播种、收割等重要的农耕时节, 农民们会举行各种宗教仪式, 祈求神灵保佑农作物丰收、人畜平安。例如, 在播种前, 会请喇嘛诵经祈福, 将印有经文的经幡插在农田周边, 认为这样可以驱邪避灾。宗教信仰还体现在对土地的认知上, 西藏人民认为土地是神圣的, 对土地怀有敬畏之心,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们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避免过度开垦和破坏, 显然具有

较强的宣传价值,对于保护自然环境、自然生态有着积极影响。当然,宗教文化中的一些禁忌也影响着农耕活动,比如某些特定的日子不能进行农事劳作等,继承传统、弘扬传统,但也有一部分不可广泛推广。

四、西藏农耕文化的影响

(一) 对民族融合发展的影响

西藏农耕发展历程中,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藏族与其他民族,如汉族、回族等,在农业技术、农作物品种交换等方面有着频繁的互动。汉族的先进农耕工具和灌溉技术传入西藏,藏族人民将青稞种植等经验分享给其他民族。显然极大地丰富了各民族的农耕文化内涵,还增进了民族之间的感情。在长期的共同劳动和生活中,各民族相互了解、相互包容,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关系,推动了民族融合的进程,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与发展。如今,我国进入第二个一百年新的发展节点之处,需要多民族、全民族形成合力,共同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顽强拼搏、不懈坚持,也与西藏农耕文明的智慧与精神象征一脉相承,其丰富内涵值得我们深入探索与实践。

(二) 对西藏社会发展的影响

从经济层面来看,农耕文化是西藏传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稳定的农耕生产为社会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满足了人们的粮食需求,支撑着人口的繁衍和社会的发展。随着农耕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农牧业结合模式的优化,农业生产效率逐步提高,农产品产量增加,带动了相关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例如,农产品的加工,如青稞酒、糌粑的制作等,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手工业。同时,农产品的交易也促进了市场的繁荣,推动了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社会结构方面,农耕文化塑造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以家庭为单位的农耕生产模式,使得家庭在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形成了以家族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传承,也使得西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愈加繁荣,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力量,值得鼓励与宣传发扬。

(三) 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

西藏的农耕文化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一方面,农耕文化中对土地的敬畏和合理利用的观念,有利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农民遵循传统的农耕方式,不过度使用化肥、农药,避免了对土壤和水源的污染。在农田的开垦和灌溉过程中,也尽量减少对周边生态环境的破坏。例如,在河谷地带进行农田建设时,注重保护河流的生态功能,不随意改变河流的流向和形态,反倒遵循自然发展规律,取得了优良农耕成果。另一方面,农耕活动也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增加,部分地区出现了过度开垦的现象,导致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问题。近年来,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和对传统农耕文化中生态智慧的重新认识,西藏在农耕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力求实现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这样的经验也可以应用到其他地区、其他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之中,可形成可借鉴的经验、方法进一步发扬,共同为我国现代化农业建设贡献一份积极力量。

五、西藏农耕、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

如今,在全球工业化、机械化与城市化浪潮的席卷下,传统农业运作体系与生产模式正面临着严峻挑战,受到现代化生产工具、理念及手段的持续冲击。工业生产模式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打破了传统农业用地养地、精耕细作、循环利用的可持续模式。人们为追求高产和高效益,过度依赖农药、化肥、除草剂等化工制品,秉持“大水、大肥、大药”的“化工农业”理念,却忽视

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土地酸碱度失衡、硬化以及地力下降等现象频发,致使“种养”链条断裂,自然环境遭到“透支”,生物多样性锐减,同时土壤中有毒物质超标,直接威胁到人们的身体健康。甚至,大量年轻人向往更高质量的生活,纷纷离开农村,放弃从事农业生产工作,使得大量宝贵的传统农业经验和技艺难以传承。而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部分地方大搞“农民上楼”“拆村并居”,肆意拆除老宅、祠堂、牌坊、戏台等承载着农业乡土记忆的旧建筑。既打破了农业社会的乡土性,致使传统农业文化逐渐消逝,也导致“耒犁水车镰刀锄、石磨碾盘杈耙锹”等代表农业文明的传统农具被无情丢弃,大量农业文化遗产在不经意间悄然消失。以2018年5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为例,共1082人,平均年龄高达63.29岁,40岁以下仅7人,传承人的年龄结构失衡问题凸显,也标志着农业文化的本体遭受破坏。

西藏地区的农耕文明、农业文化遗产是藏族先民在农牧业生产过程中集体智慧的结晶,对于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保持西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稳定起着基础性作用,更是维持西藏文化有效传承的关键保障。西藏作为世界“最后一片净土”,农业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且广泛分布于各个模块体系,如“藏东南峡谷地区农林牧复合系统、藏北高原草原游牧系统、山南河谷地区青稞种植系统、林芝地区传统森林经营系统、芒康古盐井传统制盐系统”等。尽管2021年农业农村部对西藏地区农业文化遗产进行了认定,且已有两项入选国家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但西藏自治区尚未形成自身完整的农业文化遗产体系。鉴于此,为了切实有效地保护西藏地区农业文化遗产,充分挖掘并发挥其价值,确保西藏农业文化得以有效传承,当务之急是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以应对当前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所面临的复杂形势和诸多挑战,守护好西藏这片独特而珍贵的农业文化宝藏。

结束语

总的来说,西藏农耕文化历史悠久,与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命运相连。其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逐渐适应气候环境,形成特色鲜明的农耕体系。这对于西藏社会的发展、民族融合的发生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当下的社会中,虽然西藏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较多变化,其中的农耕文明“影子”仍然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部分,以其智慧的哲学传承、历史传承、文明传承,更推动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进步。未来,广大学者、专家与教授应进一步加强对西藏农耕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让这一独特的文化瑰宝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 [1] 李娜. 西藏博物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传播研究[J]. 今传媒, 2025, 33(03): 107-111.
- [2] 黄文洁, 李娜. 从纪录片《发现拉萨》看西藏“非遗”文化的影像传播[J]. 声屏世界, 2025, (04): 85-88.
- [3] 许颖, 吴茨. 元宇宙视域下西藏民族文化国际传播的创新路径探析[J]. 今传媒, 2025, 33(02): 101-104.
- [4] 周梓越. “讲好中国西藏故事”背景下中国西藏网英文版网站对西藏形象的构建[J]. 声屏世界, 2025, (01): 23-25.
- [5] 赵雄雄. 论音乐形态与文化生态的互文性——以西藏民间音乐为例[J]. 怀化学院学报, 2024, 43(06): 60-67.

本文系课题名称: 基于 SWTO 分析的工布地区农耕文化教育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研究. 课题来源: 青年专项课题. 课题批准号: XZEDYP240111.